

矛盾是唯一的洞見

談陳滢如〈超距作用〉裡的三重性

撰文／鄭文琦

我透過冥想行星結合了天文學與占星學的理念，儘管天文學家對占星學不予表態。物理學把焦點放在實證性的、可檢驗的事實上，與此同時，偽科學試圖處理非邏輯的預測和不可避免的宿命。我認為兩者合作無間，這樣的組合說明了我的藝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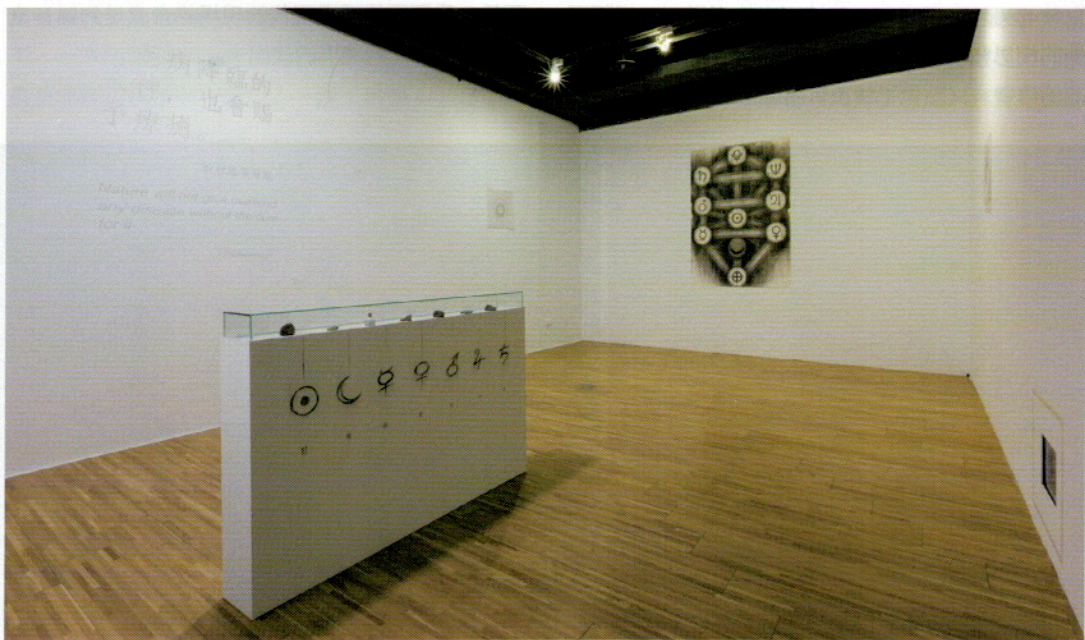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陳滢如，《ART4D》雜誌訪談

●歷史的圖解

義大利神祕學家，菲奧雷的耶阿基姆（Joachim of Fiore）曾在1183年的一次異象，得到「對於真理的完整理解，都以三位一體的形式顯現」的啟示，認為世界的歷史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對應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的三個時期而推進的。其中每一期又分為七階段，對應於《啟示錄》提到的七封印書卷。深受耶阿基姆影響的神學家，無不奉為圭臬在歷史圖象裡尋找分期的線索，同時認定《聖經》提供歷

史發展的藍本。如今人類早已活過這位仁兄預言的「聖靈時期」（他推測結束於1890年），然而，他的想像仍提供一個極其優雅而完整的模型，關於歷史、世界本體和屬靈的國度（或者人類的行動、有形物質和抽象心靈）如何通過一種可「圖解」的構造而統整在一起。

解讀耶阿基姆的思想，關鍵在於認知天上（三位一體）和地下（人間）同屬於一套有目的性、從過去延伸至未來的時間架構，此外，不同時期並非彼此無關地隨意發展，而是前後上下密切地對應。然而，歷史本就是文字發明的產物，因此也就沒有一段歷史不是人類所創造；所謂天上地下的連結當然也是一種虛構。這裡的重點不在於有沒有一個造物者為歷史定出藍本，也不在它是否有一組起點與終點，（若有的話它們又在何時？）而是如何提出一



陳滢如 天—像、地—物 2013-4 複合媒材錄像裝置（圖版提供：鳳甲美術館）



陳滢如 屠學錶 2014 素描錄像裝置 (圖版提供：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)

種「有效的」模型，去觀想一個尺度超乎人類經驗範圍的宇宙——畢竟對於不懂相對論的古人來說，三位一體肯定比大爆炸 (Big Bang) 的宇宙觀更有參考價值——故在判斷「三位一體循環」有沒有意義時，就不能根據真實性而必須訴諸可詮釋性了。

神祕學家的模型，讓我們得到解讀陳滢如一系列三件作品的線索，這些從2012年返台後醞釀迄今的計畫分別是：第一章〈天一象、地一物〉，第二章〈屠學錶〉，到最新一章〈超距作用〉。觀眾可以發現三個計畫所採用的視覺形式及影像敘事，都暗示著一套當代觀眾得以視覺化的宇宙模型，而這套想像的構成，既有外延的物理空間 (第一章)、也有內在的精神結界 (第二章)，最終衍生成一個自我統合的三重性構造 (第三章)。

「三重模型」的描述首先見於觀眾可知覺的視覺形式，在新一章〈超距作用〉裡，我們看到像是三聯畫的三頻道錄像，從巨觀 (外太空) 跳接微觀 (微生物) 攝影的科學主題，其中模擬星體運轉的電腦動畫繪圖，為現代科學家所服膺的知覺模型。其次是高度濃縮的圖象、符號和文字摘要，總和

生理學、占星學、天文學、歷史和物理學 (量子力學) 等不同學科的認識論，指向一種 (宇宙) 本體的模型 (因而產生隨不同學科而來的知性批判，其中根本的衝突在於占星學與天文學的分歧)；也就是說，新作和舊作《共登世界大同之境》一樣，保留甚至強化科學與偽科學彼此依存的矛盾性。但最後一點也更讓人困惑的可能是：它也只是一個「不太準的模型」。因為一旦觀眾從畫面中的多起「事件」解讀確切的意義，整體的結果將溢出局部的總和。雖然如此，我們還是不得不透過它去體會藝術家想傳達的理念；就像耶阿基姆的意義不在於歷史的真實，人類卻必須在歷史反證後才能通透它的真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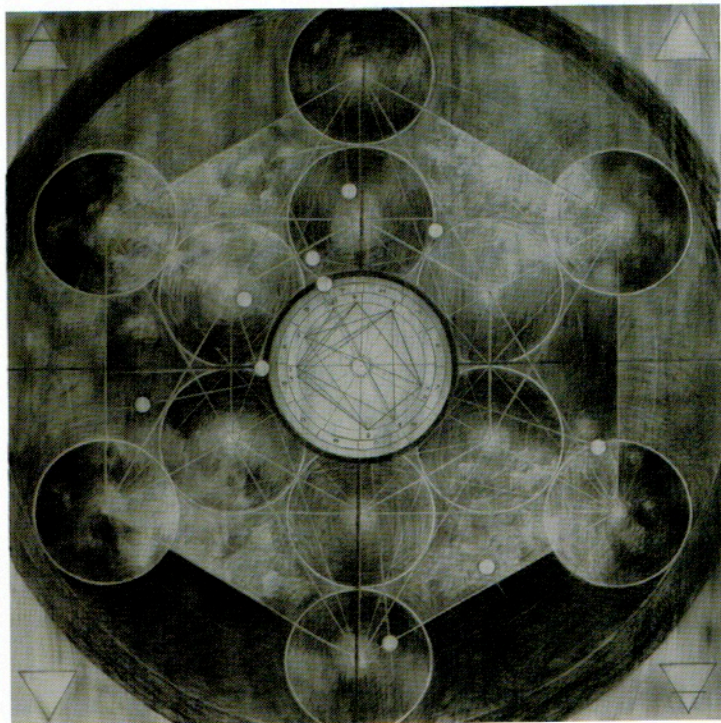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這種完全非個人化的影像風格，竟是來自一次將極為內在的身體經驗，予以外部化 (externalization) 所衍生後續反思的歷程。

● 自我指涉的模型

沿著模型的脈絡，我們回溯此系列的源頭，即陳滢如在2014年發表的首章〈天一象、地一物〉。當時藝術家默默地經歷過一次手術，或許我們可以把

這起個人化的事件之於她個人的意義，視同耶阿基姆在1183年經歷的異象「啟示」。因為這種身體異化疏離的外部化作用，正是她開始將占星學的元素，特別是與「手術」主題有關的行星（天王星、火星、土星）與其相位（三顆星之間兩兩90度而組成等腰直角三角形）導入一系列創作的構思之中。

在〈天一象、地一物〉的影像裡，觀眾印象最深的要屬外科醫生執刀切除並展示病灶肉塊的那一幕。這時候，我們很難把這些令人不快的畫面跟個人聯想在一起。然而，在主流醫學的觀點裡，人體運作本就是機械主義的觀點，器質病變就像老舊故障的零件，必須加以更換或維修才不至於影響整體功能。在這裡，「人體」不是一個會呼吸、思考、感受的存在，也不是會向外表達喜怒哀樂的生命體，而是一整套複雜分工的零件組合。雖然將自體外部化、物件化是現代醫療的標準程序，但也因為這樣的經歷，才讓我們得以看見天王星所象徵的占星學，如何帶出藝術家通過一系列模型描述的「自我指涉」。（天王星除了與科學有關，也是「占星學」的自我象徵。因此天王星在此別有一種「自我指涉」的意涵。）



陳漢如 占星學錶（紅色高棉） 2014 素描錄像裝置（圖版提供：陳漢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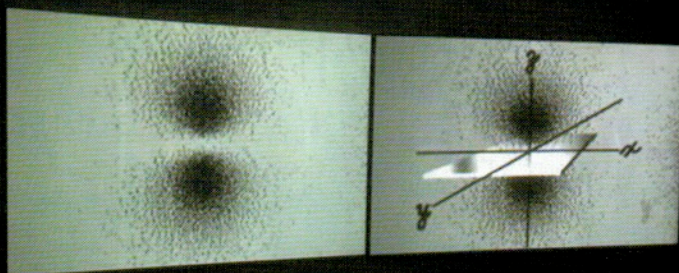
在第一章，藝術家從「天上如此，地下亦然」這個承自西方傳統的箴言，發現宇宙與個人處境呼應的契機，同時鍊金術、占星學、量子力學等不同領域也都找到相似的模型。既然大、小宇宙是相互依存的，透過外部化的指涉如占星研究，我們是否能從集體經驗裡印證內外如何上行下效？又或者說，人們真能從狹隘的個體意識拓展到集體的感知與認同嗎？

在第二章〈屠學錶〉裡，藝術家對人類的視野拓展幅度之廣，遠遠超過她先前所做的實驗影像。如今看起來，這種「擴張」的效應應該與海王星在背景回歸雙魚宮有關，同時間，這次計畫所取樣的幾個東南亞國家悲慘的屠殺與內戰題材，透過藝術家親手繪製，取材自神聖幾何與曼陀羅的特殊圖式，緩緩達到抒發、撫慰人心的作用，後者也是海王星所象徵的集體療癒。然而，這種肉體與精神對立的雙重性，正是雙魚宮的典型特徵，個體的創傷也與集體的淨化聯結起來。在這種矛盾牽絆下，藝術家以真實歷史為起點的手繪歷程，開啟一條通往內在精神結界的見證道路。而這趟療癒之旅也帶領觀眾一同從歷史唯物的一端，再朝著個人唯心的這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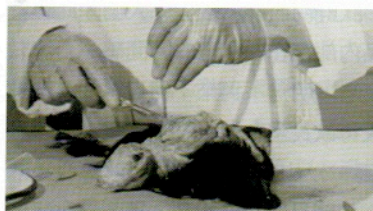
端擺盪。（見〈內在地圖的使用指南：淺談〈試駕靈魂〉的占星觀點〉）

從各種角度來看，〈屠學錶〉都是藝術家創作過最特殊的計畫，它以素描與參考文件為主體的展示構成，都不同於錄像為主體的前、後章，因此觀眾也許不容易將它理解做承襲〈天一象、地一物〉的作品，內容也好像跟〈超距作用〉的量子力學不太有關係。然而，如果我們取法占星學的象徵體系，以天王星到海王星的順序比附第一章到第二章，那麼，擺盪在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〈超距作用〉，也就不難比喻為冥王星的自我更新；它更窮極人類所知的學術領域，從世俗化的檔案底挖掘更深層的共通性。

Quantum physics describe the cosmic initial conditions.



陳滢如 超距作用 2015 三頻道錄像裝置、文字、壁畫 (圖版提供：施佩君，攝於伊通公園)



陳滢如 超距作用 2015 三頻道錄像裝置、文字、壁畫 (圖版提供：陳滢如)

只不過冥王星這顆屢遭天文學界鬥爭的天體，總帶有一股難以釐清意圖的不確定性。因為它主要的象徵是徹底的毀滅與更新，所以進行詮釋時，任何意圖掌握冥王星意義的人，總是無法準確地預測它的意義。但這種預測上的不準確性，反而呼應了量子力學的海森堡「測不準原理」(uncertainty principle；或觀察者效應)。於是我們再次看到有趣的巧合：正是在這背反的意義上，第二章海王星的雙重矛盾，得以在此章延續其集體的向度，並深入未知的宇宙，終究帶來純然的戰慄。

● 宇宙的意圖？

無論是引用神祕學家的「三一循環」破題，或透過三王星來解讀，我們必須知道很重要的一點是，在這些理解模式的脈絡裡，一個不帶有意圖的宇宙終究是不存在的。然而，我們會發現這種在科學上站不住腳的觀點，在陳滢如的作品裡，竟然是運用大量科學研究的客觀素材來陳述與佐證的理性結論——或許這正是當代藝術家讓人感到挫折的地方，因為你永遠不能真正從他們表面的語言去了解作品真實的意義——無論如何，隨著控制認識論發展迄今，科學家所主張的「客觀性」終究要隨著量子

時代（或者你想說寶瓶時代）的理解而修正為「互相依存」(interdependency) 觀點了。又或者說，縱使個體與集體的對立只是假象，但要理解到這點，我們卻無法不經過將自我向外投射的「物件化」(objectification) 作用，如同科學家一般解剖、操控自己的心靈並研究它如何運作，才能回到那主客合一的觀點。

不管宇宙有沒有一個意圖，〈超距作用〉確實有如令占星學家（天文學家）頭痛的冥王星，打算在星系的時軌上書寫它多變的軌跡。但觀眾也可大膽地推論，這個最完整具現藝術家洞見的計畫，肯定不是她自我／集體探索的終點，否則它也將辜負冥王星神祕莫測的盛名了。這不禁又讓我想起和她一樣喜歡不務正業的心理學家榮格，後者描述人類整合潛意識的個體化任務，倒是為這種跳脫常軌的（假如還算是一個）「宇宙模型」提供某種動態的解讀方式。無論如何我們都將發現，榮格思想的三大認識核心：因果律、目的論、共時性，都是解讀這位藝術家意圖時最重要的根據，而它們更透露了：通曉宇宙意圖最快的途徑，正是通過自己的心靈。●